

风竹文丛

# 杂 酱 集

孟绵中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风竹文丛

杂  
酱  
集

——孟绵中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酱集 / 孟绵中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11

(风竹文丛)

ISBN 978-7-5378-3811-5

I . ①杂… II . ①孟… III .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7401号

---

书 名: 杂酱集

---

著 者: 孟绵中

责任编辑: 孙 茜

封面设计: 王鹏飞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wyw.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晋城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mm×1092mm 1 / 16

字 数: 900千字

印 张: 50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晋城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811-5

定 价: 96.00元(全三册)

# 目 录

## contents

### 岁月人生

难忘出行难	/ 1
是同学,也是老师	/ 8
发自心灵的乡情	/ 15
给曾外公写传	/ 18
我进不了娘家门	/ 26
机关是这么长大的	/ 28
我与《人事》	/ 31
无法弥补的一件憾事	/ 34
牧场往事	/ 37
怪医张国安	/ 44
流失的激情岁月	/ 48
母 亲	/ 51
人才是企业之魂	/ 55

### 浩茫世事

百姓心中永存的丰碑	/ 59
-----------	------

被忽悠后的另类思维	/ 63
另类“政绩”	/ 65
另类屠夫	/ 68
新闻的联想	/ 71
废墟下的来信	/ 74
国人的“痰”	/ 77
利民工程为谁服务	/ 79
企盼芬芳世间留	/ 81
弄不懂的事儿	/ 84
“官”相拾零	/ 87
造假的功能	/ 90
机关那些事儿	/ 92
扪心自问愧心否	/ 97
“骗”的功能	/ 99
人情、狗亲	/ 101
“诚信”是企业生存之本	/ 106
慈禧晋地蒙尘记	/ 108
官场“朋友”多小心	/ 119
一部校园影片的生死劫	/ 121

### 人文乱弹

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财产观说起	/ 127
晋城人离文明还有多远	/ 129
打造的功能	/ 132
警惕“文化造假”	/ 141

“镜子”谈	/ 145
宽仁掩盖下的残暴	/ 147
作为大国公民,我们该反思什么	/ 150
“优秀男人”的祸水	/ 162
幸亏不是一把手	/ 165
历史不是橡皮泥	/ 169
恶名者的另一面	/ 171
从招待外宾说起	/ 173
读《论语心得》的心得	/ 176
从“北大”精英谈起	/ 178
别相信男人	/ 180
不能忘却的纪念	/ 184
如果当初听专家的……	/ 186
一样的险情,不同的作为	/ 188
医院院长什么人担任为好	/ 190
十大时代女性选票结果的思索	/ 193
也谈人生	/ 195
受 骗 记	/ 198

## 后记

## 难忘出行难

每当节假日，在公园、旅游胜地看到停车场上停着的一排排豪华的大小车辆和一群群衣着新潮时尚充满朝气的青年男女们说说笑笑的快乐情景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度过的那段艰苦岁月。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因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十年寒窗考上的那所中等专业学校，在离毕业仅仅还有一个学期的时候，和其他地区的几所中等专业学校命运一样，给解散了。一下子，二千多学子失去了改变命运的学籍。遭此厄运，男生们一个个脸色黯然，女生中甚至有一部分难过得失声痛哭，校领导含着眼泪和同学们说要以服从大局为重。没办法，家居农村的同学只好打起铺盖卷儿回到乡下当了“新型”农民；我们少部分城镇户口的同学则被分散到全省各地农场和牧场当了农牧工。十六岁的我和一群同龄人及休学一年来劳动锻炼的六名农大学生，还有几位右派老师，一块被分配到晋东南地区屯留县一个叫二仙头的山区牧场开始了牧马放羊的生活。

牧场由省农牧厅管辖,深居深山沟壑之中,交通十分闭塞。那一年快过春节时,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又那么久,想家都快想疯了的我,便请了假,决定先去探望一下在高平县马村镇当小学教师的母亲。

假是请了,但如何回家却是个难题。牧场离县城虽只有30多里的路,但因深居大山,从牧场到县城只有一条小山道,要赶上县城去长治每早一趟的班车,必须起五更赶早才行。而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漆黑的夜间在有野狼出没的深山里走,确实没那胆量,只好抄近道徒步往长治赶次日凌晨往河南商丘路过高平的那趟火车。牧场到长治抄近道也有百余里的路程,这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也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但探母心切,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起程了。当筋疲力尽的我赶到了长治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当天,为了省五元一晚的住旅店费,我就在火车站冷冰冰的候车室呆了一夜,次日乘火车到了高平县城。

高平县城距母亲教书的小学马村镇还有30里路程,每天也有一趟班车。说是班车,实际上就是辆大货车,车箱档板中间拉一条绳子,乘客们席地坐在车箱里。就这种班车的车票也得提前一天到县汽车站预先买好。为了早一点儿见到母亲,尽管昨天一整天的步行脚上打了血泡,我还是咬咬牙坚持步行到了马村。到晚上临睡前泡脚时,母亲看着我布满了大大小小血泡的双脚,心疼得掉下泪来。

后来,牧场因工厂招工,一部分知青走了,剩下的知青作调整,我和几个知青又被调整到长治果树场当了果农。这一干又是好多年。直到打倒“四人帮”重新落实政策给我们补发了毕业证转干后,我才有幸调到了一个行政单位当了一名普通干部。

目前,我工作和生活在山西最南端的一个小城市,和河南搭界,乘车到郑州、洛阳也就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星期天或节假日,每当自驾车带朋友和家人去郑州购物或去洛阳观牡丹、看龙门石窟时,沿着挂在崇山峻岭间如丝带般的晋焦(晋城至焦作)高速公路穿梭而下,望着窗外公路两旁景色各异点缀成小花园般一一飞速掠过的绿化带,听着车轮轧着地面

发出有节奏音乐般的“沙沙”声，心情就显得格外的舒畅。惬意之时，不由地从心中就会发出万分的感慨：感慨祖国河山的壮美，感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也感慨老大岁数的我居然赶上了拥有私家车出行的好时代，这真是在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啊！

我当知青时，也曾驾着一辆老解放牌大货车从这儿往河南走一趟。说起我干司机这个行当来还有一段故事。记得到长治果树场那年刚过正月，一位在老家当村干部的远方亲戚来找我，问我认识不认识运输公司的人。说是村子里眼下家家户户都基本上断了口粮，想雇运输公司的车拉点儿煤去河南换一车红薯干回来。我一听这事，想起正好有位同学当兵提干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在了长治市运输公司工作，听说还管点儿事，便马上骑车带他进市去找了这位同学。事情办得倒还算顺利，我因上班要赶回单位，安顿好同学帮这位亲戚办有关手续便先返回了农场。

几天后，这位亲戚突然又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再换个单位雇辆车？我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他苦着脸说，办这事咱头一遭没经验，司机师傅路上要好烟抽，买烟要供应卷，咱一时去哪儿弄去？弄不上“前门”买了条“黄金叶”，人家师傅不高兴，从河南返回时死活不从“鲁班豁”那条路上绕行，（河南林州和山西平顺交界处有一处像斧头砍过的豁口，当地修的一条土公路通过这儿，可绕开检查站）结果红薯干全被没收，那一趟全赔了。

“真缺德！”我心里狠狠骂了那个货车司机一句。没法子，只好另想办法。那时候车少不好雇，恰好果树场有一辆老解放牌汽车，有时也对外跑点运输。因为和司机师傅挂点太原老乡的关系（我家原在太原帽儿巷住过），开车师傅关系和我还不错，便找他试问了一下。他答应说和领导商量一下，如领导同意可以去一趟。那时候司机吃香，实际上他同意去，领导也不会不答应。有了上次的经验，亲戚把想法高价弄到的一条好烟送给他后，他终于答应去一趟，并提出了一个要我陪他去的条件。这当然不是问题，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虽说是土沙路面，但养护得还可

以,傍晚时就到了目的地。拉着红薯干要绕开检查站就必须走一个叫“鲁班豁”的山口,返回时那条路异常的险峻,上坡时几乎陡得看不到前头路面,不一会儿发动机水箱就开了锅。下坡时更是惊险,土公路路窄,汽车后外轮几乎悬空在悬崖上,有的地方拐不转弯,来回倒进两次才能拐转。等开车返到山西境内的正式公路上时,我惊吓得已全身透湿。这一趟去河南,虽说受惊受累,但当地人在我们返回时给我和师傅一人带了一斤小磨香油和几斤花生,却使我十分高兴,因这东西那时候在山西已成了几乎见不上的稀罕货。那个年代公路少,车辆少,交通不发达,司机出入省内外能捎带弄回点全靠凭证供应的食品和副食品,所以那时大车司机很吃香。当时社会上流传一段顺口溜:“四轮转一转,不愁吃和穿;手握方向盘,给个县长也不干。”自打这一趟从河南回来后,为了改善自家的生活状况,也为了今后给家乡人拉红薯干换玉米时不再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人说好话,我动了心思,开始思谋着怎么能当上一名大货车司机。

开车师傅没有助手,于是我开始攻师傅的关。抽空就帮他擦擦车、加加油或换换轮胎等,总之,变着法子想讨他喜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答应和场领导说说要我来给他当助手。就这样,两年后我考上了驾照,兴高采烈的我当时破费请伙伴们吃了一顿。至此,我开始了大货车司机的生涯。不久,师傅调回太原一个单位去开车了,我正式顶了班当了大货司机。就在师傅调走后不几天,场里急需去河南拉一批种子,任务自然落在了我身上。

那是我第一次亲自开着大货车从山西下河南。尽管跑这一趟前,就知道从山西下山到河南的这一段路比较险峻,也曾听人讲过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养牛户雇了一个放牛娃放牛,一天放牛娃回来时发现少了一头牛,忙返回去找,但找了几趟也没找见,不得已回来告诉了主人。主人不慌不忙头也不抬地说:跑了牛跑不了肉,把牛卖给河南肉贩子算了。放牛娃大惑不解,愣愣地看着牛主人。牛主人发火说,你下到山底不就知道了吗!放牛娃疑疑惑惑转到山底,果然发现自己放的那头牛跌在

山脚崖下摔死了,而不远处就有一家专收从山西地界失足而跌到山底属河南地界那种死牛的肉贩子。这就是当地流传的“山西跌牛,河南卖肉”的典故,可见这一段路的险峻程度了。虽说心里有所准备,领导也给我配备了一个帮手,但当自己亲自驾车路过和河南搭界的长平口一带大转弯带下坡的山路时,望着窄窄的土公路一边靠着悬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深沟,我紧张蹦跳的心还是几乎提到了嗓子眼。这一段路比上次和师傅从山西平顺到河南绕“鲁班豁”口的那段路还要险峻,坡特陡,崖特悬,沟特深。但已到这份上,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了。从这儿下河南的所有货车,为了怕下坡踩刹车过多发热而至刹车失灵,都需边下坡边往刹车箍上洒水,我也遵照老传统做法,下河南时专门安装了一个由汽油桶改装成的喷水罐。你看吧,下山途中,一辆辆货车就好像一辆辆喷着气行走着的小火车,倒也别有一番风景。

山路险,平原行车同样也不容易,涉河过桥就常遇些想不到的难处。这一趟下河南到郑州过黄河桥,那公路桥实际上只是数十个桥墩上铺了两排木板,其余都是空荡荡的露着下边河面上滚滚的波涛。这个简易公路桥还是个单行线,桥两边都有警察指挥,这边过时,最后一辆车把标志交给对面警察,对方再往这边过,过一次得等一个小时。当地司机习惯了,过桥时速度比较快,可我是第一次过,别说开着车过,就是看着下面都眼晕。等的中间,当地一位师傅看到我是外地车,满脸犹犹豫豫的样子,安慰说:“别紧张,过桥时不要看河面,两眼直视往前看就行了。”虽说是我照着办了,但过桥时心还是悬得很紧,连大气都不敢出,很快我就和前面的车拉开了一大段距离。当我慢腾腾压着后面一路车行到对岸时,看到对岸等着的一个个司机师傅们都对我投来不满的目光。

第二天,当我拉上货往山西返时,没想到上山比下山还难,上山前,把自制冷却器的水往发动机水箱上喷,但车过于老化,上山爬坡时,发动机水箱还是会一会儿就开了锅,必须由帮手跳下车用三角木支住后轮休息一阵,等发动机水箱冷下来才能继续再爬。就这样,我在前面开车,帮手在后面

跟着,随时用三角木支后轮,爬爬停停,费了好大劲,才总算磨磨蹭蹭爬到了山顶。不到二十公里的上坡路,我们整整用了四个多小时。

现在,驾着车重走这条路,望着宽阔平坦的高标准公路和车前车后来往往穿梭着各式车辆,回想起我当时开着那种老式解放破车的狼狈像,真是既羡慕又感叹不已。

当了司机后,回太原的机会多了。记得曾有一次我开车拉着母亲回太原,路过分水岭时,母亲突然让我把车停下来,指着半山腰一个小山村跟我说,当年从太原往长治走时,咱一家三口曾在这个小山村住过差不多一个星期。原来,一九四九年四月太原刚解放后,作为旧知识分子的父亲住了几个月“山西公学”后,被分配到山西长治一所学校当教师,一家人便随着父亲往长治搬。那时公路还未修复,没有班车,只能与人合伙共雇了一辆马车往长治行。走了两天到了分水岭一带时,因突然下起了连阴雨,马车不能在土泥路上行,只得就近在半山腰一个小山村借住下来。这一住就是七天。听母亲说,小山村里村民们虽然纯朴友善,但生活极为贫困,除了山药蛋和少量筱面,剩下就是玉米面了,根本没有一丝蔬菜。睡觉的土坑上,满是跳蚤,清晨起来全身都是被咬的小红疙瘩。数天后,好不容易熬到天放晴赶路时,却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可怕事。

那天,马车过一段窄路,两边都是悬沟,为了减轻车载,赶车师傅让大人们都下来步行,只留一个老大娘和我们几个小孩在车上。我因正出麻疹,母亲怕我受风,坚持要抱着我走这一段。马车过到半途时不知为何马受了惊,车偏了道,连人带车一下子翻跌下了悬沟,坐在车上的那个小脚大娘和另三个小孩全部丧了命。那一次,待父母重新雇上车带着全家赶到了长治时,已是半个月后的事了。直到现在,每当自驾车到省城,我都要在分水岭这儿停下来呆一小会儿,望上那个小山村一阵。如今,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四通八达,去太原、河南郑州、洛阳办事时一天打个来回已是很平常不过的事,连农村也实现了村村通油路,刮风下雨再也不会因地湿路滑而无法出行了。现在的普通百姓,出门探亲访友或旅游,

乘飞机、坐火车或者搭宽敞舒适的豪华大巴及出租车,方便快捷,不少人还自购了私家车。目前,我省通往河北、陕西、河南等外省市的另几条高速公路也都在修建或规划之中,这必将为我省的经济发展起到更进一步的推进作用,为老百姓的生活和致富奔小康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坚信,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进一步加快,在党和政府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我们的国家必将会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日子也必将越来越美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终会早日实现!

原载《山西文学》2008年第11期

## 是同学，也是老师

沈琨是我的老同学，虽出身书香世家，但处在那种暴风骤雨的荒唐年代，皆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学校解散后浪迹天涯走四方，他去了晋南，我去了屯留，皆务工。直到二十多年后，我们才又在长治重逢了。那时我在长治果树场当果农，而沈琨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时在长治《上党文艺》当主编。

改革开放不久，一日闲下去他家闲坐，临别时，他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第一本散文集——《太行黄栌红》。书中一篇篇对山川、草木、人物、文物等如诗一般情动于衷的文章，无不体现出了作者对家乡这片热土满腔情怀的热爱，原本就爱好文学的我在他的影响下，渐渐又养成了劳动之余阅读书籍的习惯，并有了想写作的欲望。后来，在他的帮助下，由他担任主编的《上党文艺》杂志刊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闪亮的心》和随笔《镜子谈》，并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又为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古水》写了序。有了这种鼓励和帮助，已过知天命的我越发不可收拾，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退出自己创办的“汇杰公司”企业而静下心来全身投入到了写

作中来，每日从早到半夜均在电脑前，拼命弥补过去大半生来庸庸碌碌失去大好年华的补偿。

近年来，我先后写出了三部长篇、五部中篇小说和近百篇散文、杂文，还写了三部电影、电视文学剧本出版和发表，让我从中找到了人生在金钱之外的乐趣。为此，我十分感谢我的老同学沈琨，是他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让我走上了爱好文学的道路，让我的人生过得因有了目标而快乐！他是我的老同学，更是我的一位好老师。由于同学们的人生之路基本属于有着共性的缘故，特将沈琨同学为我拙作《古水》作的序附于后，相信从沈琨同学文中或许会引发我们心灵中对一些问题的共鸣和启迪。

（附沈琨《古水》序）

无须有啥避讳的，本书作者孟绵中是我的老同学。给老同学的书写序，难就难在彼此之间太了解了，深不得浅不得。老同学还一再“警告”我，不得像给别人写序一样“乱吹”，意思无非是说，作品的好坏优劣自有读者去评价。这岂不是难煞吾也？

但序还得写。我先说说书名《古水》的来历吧。《古水》是书中一篇颇有分量的中篇小说(不知不觉又“吹”起来了)，写当今令人惊悚又屡屡发生的煤矿“矿难”，带给人民的沉重灾难。考证“古水”一词，既出于古奥，又出于俚俗，是乡人对煤矿地下积水的称呼。人们都说煤炭是千百万年前地壳变动，翻入地层下的森林树木生成的。煤层在地下蕴藏了千百万年，这古水也随着煤炭在地下蕴藏了千百万年，你说它能不“古”吗？它是否可以说是孕育煤炭的“养水”呢？千百万年的蕴藏，它在地下真是憋足了劲，因此有人把古水写作“鼓水”，也未尝不可。但在煤炭给人间带来光明的同时，憋足了劲的古水却往往给人间带来灾难，这就是人们都知道的矿难中的“透水”事故。一场隆剧，顷刻之间发生，“人或为鱼鳖”。但这能归罪于古水吗？只能归罪于那些被利欲熏黑了心的矿

主们，而受害者却是收入微薄的挖煤人和他们贫困的家庭。以致在《半块玉佩》中，同样由于矿难，被迫辍学的女孩儿秋妹，外出打工，因受辱而沦为杀人犯……直面现实，直面苦难，是《古水》等作品带给人的震撼心灵的力量。

这个集子，由《古水》、《浮梦》、《秋妹》和《公众人物》四个中篇和《文凭》、《当几天百姓》和《仇主任的官运》三个短篇小说组成。除《古水》之外，其余大都写的是城市和机关生活。受老同学之托，我不得不把集子中全部作品细细看过一遍。实在说，我非常感动。想不到老孟写小说没几年，作品竟写到了如此水准。如果我们不太苛求的话，可以说这些作品比一些被捧成“名家”的作品并不逊色。老孟的作品中没有发掘什么高深的哲理，而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所谓“小人物”的生存环境的关注，是极其真实和深刻的。他也不会玩什么稀奇古怪的“新潮”手法，稍加编排，如实写来，更觉动人。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有的就是他自己，如《仇主任的官运》，甚至呵改成《孟主任的官运》。老孟不让我对具体作品多加评述，即不准胡乱“吹捧”，此话也只好就此打住。我虽然长期在外地工作，但对家乡的文学事业始终是关注的。这几年回去，文学圈中的人对忽然间冒出了个新的小说“老”作者孟绵中，颇觉意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老孟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们当年都是学农业的，农业是我们的专业，从不指望当专业作家，但却一直怀抱着一个“文学梦”。殊不知命运的驱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学校解散，我们连农业专业最后也没有搞成，临要毕业了，却被流放到社会。有的虽然后来凭着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份工作，有的后来还有了很不低的官位，但大部分同学回到了农村。在40年前，我们的学历不能算不高，有工作的也不过是当工人，回农村的以后有的当了小学